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一

書纂修五朝史傳後

韓林兒郭子興

帝王之興必有驅除豈不信哉林兒一牧豎爲羣盜所推假故宋名號雲擾北方與元人相掎拒太祖乃得從容締造劉漢平吳以成帝業資其力亦良多已太祖初奉亳都受其官爵史臣雖諱之然其事雜見諸傳記不能沒也子興行事無足道顧能脫貞龍於魚服之中資之雷雨其智識有過人者廟食世世弗絕宜哉

陳友諒張士誠

友諒擁勁兵居江楚上流士誠據三吳財賦之地區區建康介其間力憊而能禦然而卒皆殲於明者無他友諒猜忍而士誠驕惰無立國之規故也明與所與喋血鬬者惟漢及吳餘皆折箠笞之耳嗟乎使兩人者不自僭竊得眞主爲之驅馳其功伐可勝道哉

明玉珍方國珍何眞

元失其政閭巷小夫非有過人之才皆得乘時草竊各據一方及乎眞人在位王師一臨風驅席捲乞降恐後日月出而爝火息豈不然哉玉珍治蜀制度文儀彬彬有可觀者亦一時之傑也何眞越在嶺海歸命中朝庶

幾明哲之士國珍叛服不常首鼠兩端得逭刑僇幸矣

擴廓帖木兒（察罕子） 陳友定（伯顏子中）

擴廓於元外破劇賊內討叛臣功亦多矣及受命南伐俄乃搆釁西疆拏兵不解至於坐失中原亡人家國是有罪焉元亡之後收拾餘燼百挫而氣不衰勢窮力微間關萬里以歸故主其於始終之義殆庶幾乎友定爲元守土有死無二有烈士之風焉予英子中區區碎命之士慷慨殉義蹈死如歸惟忠臣能知節士故附著之

徐達（子輝祖 增壽） 常遇春（子茂 昇）

太祖取天下獨定金陵戰鄱陽身履行陣自餘征伐大

抵皆徐常力也中山功蓋天下守之以謙求諸勳臣殆難其匹開平初頗好殺既奉太祖敎誡持軍凜凜不妄戮一人諸功臣以百數才畧遠度無如兩將軍者太祖遇之亦殊絶嗚呼兹其所以能將將歟

李文忠（子景隆） 鄧愈 湯和

岐陽以肺腑之親早踐元戎剖符胙土所謂攀鱗附翼者非耶乃其援諸全擣應昌自中山開平而外功未有高焉者也寧河持軍嚴整以守爲戰非惟名將實亦牧民之良東甌達變識時處不忌之地而身名以全智矣哉

沐英

太祖封諸勲臣衆矣或及身嬰禍或一再傳而絶其剖符受土延十餘世者惟中山黔寧爲然黔寧名雖藩臣實則君長一方視中山尤盛踨其威制百蠻屏藩王室功亦懋矣迨於末造猶能闔門抗節矢死不渝聲被遐方名垂史冊嗚呼斯無愧世臣者歟

馮勝兄國用 傅友德 廖永忠

三將軍並有方面勲才略亞於六王勝時以小失被呵譴友德始終無過經胡藍黨禍之酷翛然無染可謂至難乃卒不保其終鳥盡弓藏帝於是爲少恩矣廖永忠

況林兒以逢上意卒用致辟巧詐不如拙誠與樂羊吳起之事何其相類也

藍玉（曹震 張翼 張溫 陳桓 朱壽 曹興）

太祖起田間資羣力以有天位天下既定功臣徹侯連壓受戮嗚呼烈矣哉顧當時將帥皆草澤之雄習於桀悍能以禮自完者尠矣藍玉之事不無悲焉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況乎涉背逆之迹者哉然被誅者至萬五千人謂無冤濫難矣

吳良（弟楨）耿炳文郭英（五世孫勛）康茂才（子鐸）

語云善攻不如善守士誠兵至劉銳良炳文守孤城扼

其喉使不得進太祖以全力角漢而吳人不得以一矢遺江東者二人之力也開國勳臣傳世久長者惟武定一侯與中山黔寧鼎峙斯亦忠謹之效非直內遷戚畹而已也茂才出奇誘敵坐殲強寇所謂伐謀者非歟

華雲龍華高韓政曹良臣仇成張龍吳復周武胡濬張赫張銓

龍翔於淵雲霧從之升降真人起田間農夫牧豎皆得依日月之末光策勳開國非遇其時而能然哉淮安廣德諸列侯非有赫赫大功咸剖符錫券傳及苗裔當日酬庸之典良不薄矣不再傳輒失爵豈其後嗣之皆不

賢歟抑文網之稍密歟方黨禍之列此十二人者幸得
令終故類次於篇

顧時陳德郭子興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薛
顯金朝興

濟寧以下皆勲封高第其功爲大將所掩不甚著要皆
佐命之英也身沒之後顧乃列名黨籍何歟胡黨之發
因李善長去惟庸死已十年爰書證據多出於隸人女
子之口其皆可信歟況其身已死無左驗者歟太祖詔
書具在爲類次其行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唐勝宗陸仲亨鄭遇春費聚趙庸黃彬陸聚葉

昇 胡美 周德興 王弼 謝成 李新

太祖親角天下於羣雄之乎諸健將屈力而臣之富貴已極乃萌逆節疑非人情顧其罪狀既明則亦莫得而湔雪也豫章江夏為子受戮史隱其辭定遠以下皆不良死嗚呼此殆天之所以啓太宗歟

胡大海（養子德濟） 耿再成 張德勝（子江通與） 趙德勝（附稼章康）

（山西勳 忠臣） 俞通海（父廷玉弟通源通淵） 桑世傑（子敬） 廖永安 丁德興 茅成 張興祖（子格） 濮英（子璵）

胡耿諸將竝太祖起兵時股肱爪牙在傯倅倘不及覩大業之成傷已俯食大烝崇祠肖貌褒顯亦至矣遐貞

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其他武臣死事可考於史者具錄而存之無使其無傳焉

李善長汪廣洋楊憲

李善長際會興王無履軍陷陣之功徒以近密親信迹其所以自見者非有奇謀深計也以武寧之勳勞文成之佐命猶不得總國柄而摠攬衡善長力小任重惧不克終焉太祖晚年勤多猜忌即身退闔門難乎免矣況夫有自致之釁耶若其蒙被反名則據于詔備錄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汪廣洋楊憲斗筲之器容致取覆禍及其身非不幸也

劉基 子璟

世或稱劉基類張子房非也子房三世相韓而不忘韓基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而歸太祖其所遇何殊耶子房從入關導引不食穀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矣基不能逹怨毒謂有周身之智則然歟然其籌策縱橫而晚於正古所稱豪傑之士也過陳平遠矣

宋濂 葉琛 章溢 子存道

太祖定金陵禮聘劉基宋濂葉琛章溢亦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濂以學術文章而不究其用琛之節所謂皎皎者也基決策帷中佐興大業溢所就雖不侔於基而

功績著焉儒者有益於人國如此故太祖之禮賢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陶安詹同朱升樂韶鳳劉三吾

太祖起細微無學術旣登大位通貫書史明於古今此非獨天資聰睿亦親禮儒臣之效爲多焉陶安諸人當元之季抱道經濟互潛無所知名一旦際會圖朝發抒夙學參贊制作黼黻太平俾有明禮樂文章隣隣炳炳方駕漢唐也謂儒者迂疎寡效然乎哉

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宋善鮑恂張長年

太祖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恭猶翰林學士之任侍帷

幄備顧問而已未嘗寄以筦國之重以故擢諸明經修行長者爲之矣伯宗剛直不附嬖獲譴責爲其難矣鮑恂張長年以遲暮見徵高尚其志可謂履道幽貞之士也是以君子有取焉

羅復仁

自果桃菜茹之微集以成贓而攫珠玉者不問於是乎士無廉行久矣羅復仁郤絕域之賂躬巧者之器然卒爲人主所知倏致醲賞既久不衰其執訓苦節不可貞與夫太祖之表復仁蓋亦以示勸也

安然

太祖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或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益有意於復古矣夫無其人則缺其官古之制也安然以勝國之降臣靦焉尸居此位史稱其歷中外蒞庶務所謂調四時而理萬化者然豈其人乎烏在其能復古也

滕毅陳修李仁吳琳王克己趙好德楊思義滕德懋楊訓文費震周肅張琬周禎世家寶周湞劉惟謙錢唐端復初李質黎光單安仁楊安黃朱守仁薛祥

明初設中書省大政出焉六部雖有尚書侍郎秩卑權輕驟用驟免十餘年間多至百十人率碌碌無所表見其政績可攷者數人而已夫以高帝之威嚴楊憲胡惟

則之專恣諸人奉職循謹斯已為賢安能有所建豎哉

劉崧　翟善　李信余熂杜澤　范敏　茹太素　唐鐸　沈溍　溫祥卿　開濟　秦逵　趙翥趙俊馮大孫徐本劉敏薛凱　楊靖　馮堅　凌漢　盛了貞孫

文鑑解敏嚴德珉　韓宜可　周觀政歐陽韶

自中書省廢而六部之權重居其官者有宰執之任焉太祖懲胡惟庸之弊總攬權綱事皆獨斷六卿惴惴奉行而已無所建白然當創制之初一切章程品式規畫精詳令後人可遵守則諸臣之材有過人者第用法嚴延臣易以得罪保令終者蓋無幾人功名之際難乎哉

崔亮　錢用任　陶凱　牛諒　曾魯　秦約張衡陳思道　張籌　朱夢

[illegible]　炎　李叔正　任昂　李原名　任亨泰　門克新

儒者讀書攷古嘗有意制作之盛矣不過其時類多寓諸空言若崔亮陶凱輩遭時開創身掌邦禮摭古證今損益措置以成一王之典豈非千載一時哉詳觀諸人之議禮博辨醇深原本經術視叔孫通之雜用秦儀鄭康成之旁引纖緯不啻過之爲畧掇其語著於篇

陳遇　秦從龍　葉兌　范常　潘廷堅　輔子　宋思顏　郭景祥　李夢庚　孔克仁　詹彥中　楊元杲　道　阮弘　王濂　毛騏　鎮子

自古草創大業莫急禮賢得士陳遇謀畫非可考觀太祖禮數殊絕而遇始終不受官則其意度過人遠矣葉

兒規天下事如指掌顧不肯一爲世用所謂振奇之士非耶自餘諸人或委身淮右或受任江左皆勤勞於開國之初比帝即位起兵時故吏多剖符裂土而諸人僅有存者仕皆不甚達此豈其命歟抑才之不遠也悲夫

楊維楨危素張以寧程徐秦裕伯袁凱答祿與權

傳稱興王所用多亡國之臣當明之初俊乂盈朝而太祖留意元故臣詳延博訪凡宿名之士必羅而致之乃已蓋汲汲乎欲用之矣然其至者亦無大建明或得罪以去豈其名不副實耶抑帝初慕之而後輕之也觀於

危素和州之行則維楨之拂衣闕下有旨哉有旨哉

許存仁魏觀桂彥良李希賢張美和聶鉉汪叡趙俶王嘉會錢宰陳極王經陳南賓蕭執陳觀蕭岐

師儒之官異於他職惟老誠端謹之士爲宜若存仁諸皆一時之選也彼居其官則思實踐其職橫經發策抗顏而爲師觀李希賢不難以檟楚加諸王則師嚴道尊之意可風也迨其後講肄爲虛名不擇人而任之欲求啓迪之益難已

李仕魯陳汶輝曾秉正葉伯巨鄭士利周敬心

進諫之難淺言之不足以悟主深言之疑於謗訕導之

使言尤不敢言況戮辱之乎李仕魯陳汶輝詆釋氏棄
居升論藩封皆深中忌諱故得禍最酷鄭士利指事叫
辨僅不及誅曾秉正直言災異初見優容終亦及禍周
敬心言用刑太濫幸免其身噫甚矣從來創業之主類
多寬弘盡下從諫如流至有以不殺諫官勒諸誓碑者
帝非惟不能褒獎又從而摧殘之迨其後嗣廷辱言官
恬不爲怪寧非開國者有以啓之歟

胡深孫炎王愷王禕吳雲熊鼎王綱汪名善陳敬

天之生材不偶或階之亨途以成功名或措之危難以
彰節義其用一也開國之初英俊如林胡深孫炎輩雖

才氣過人令其趨事赴功亦頡頏諸將相已耳遭罹禍變慷慨捐軀獨以節義垂名千載是固天所資以立臣道之坊者也諸臣雖一時蒙難而英風勁氣久而彌光遠而彌烈錫圭擔爵之榮殆未可同年語矣

葉旺馬雲　蔡遷　繆大亨　何文輝　徐司馬　王銘　郭雲

武德衛正袁義　金興旺費子賢　花茂丁英　周[illegible]　丁玉

王溥

明興置五軍都督府其左右都督秩在尚書都御史之上蓋武臣之極地去封侯一階耳其指揮使世襲者傳爵不異徹侯或長久過之當時從龍將士積功累代以

除此官者不可勝數也以其身爲偏裨勳級無由特見今採其行事粗可考者得葉旺以下若干人著於篇若夫終明之世官督府者無慮數百人而其可傳述者不少槩見則又何也

胡子祺（王佑 鄭沂） 陶垕仲（彭通） 劉仕貆（王溥） 隨贇（黃哲） 王宗顯（王興宗） 王觀（士與福蘇恭 謝道庭蘭） 方徵 呂文燧（芮麟） 楊卓（羅性） 詹俊 盧熊（王士弘 盧熙） 道同 歐陽銘（徐均） 倪孟賢（郎敏）等 青文勝

太祖起自田間深疾貪縱吏爲民害者迨於御宇尤欲澄清吏治郡縣拜除誠諭諄切贓私發露輒處以極刑

有司惴惴不保首領用法亦稍峻矣然而小民樂業公私康阜於時監司守令類能砥行立名卓然有可稱述若胡子祺以下諸人其選也夫馭吏嚴本以便民而使人羣相勉爲良吏則吏亦甚便子產火烈之言有味哉

齊泰黃子澄

建文帝寬仁好儒孜孜求治羣下謀議兼收竝採使得賢臣爲之佐抑亦守成之令主也齊泰黃子澄首以削奪諸王爲事至使宗屬離心强藩藉口及其稱兵向闕旣無豫備之規又乏制勝之術君亡統絶爲世悲憐誤人國家咎安屬也

方孝孺

死生之際難矣忠臣義士往往視死如歸非樂死也其所爭者大也殷周之際天下莫不曰以仁伐暴伯夷叔齊獨曰此以臣弑君也扣馬而諫廿罹左右之兵卒不食其粟以死曹操收漢已失之天下還獻帝而相之豪傑歸心焉諸葛孔明獨曰此漢賊也寧事窮亡於北之昭烈盡力伐操至嘔血以死而不恤革除之事人或爲文皇寬曰是太祖子也迫而後起也方希直獨而詰之使辭窮理屈大書燕賊篡位至磔身滅族而不悔茲亂臣賊子不旋踵破滅者人人能名其爲逆雖夫逆窮數

極有大力者寔然取人國而傳之子孫而天人之心或幾乎變逆順之理或幾乎易獨賴一二忠烈之士大聲疾呼以死爭之而綱常名義尚留一綫於天壤彼豈欲成一身之名而已哉爲天下萬世計遠矣故曰所爭者大也武王雖聖弒君之慚終不可掩曹操之姦今婦人豎子皆能唾駡之而壬午六月之事吾知後有良史必以篡書也事固有絀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者以萬世視二三百年直旦暮耳區區成敗利害烏足較哉烏足較哉

鐵鉉盛庸平安梅殷張昺謝貴彭二盧振葛誠余逢辰杜

奇　宋忠　彭聚　孫泰　余瑱　馬宣　曾濬　卜萬　朱鑑　瞿能　莊得　楚智

皂旗張　小馬王　張倫

太祖末年元功宿將誅戮殆盡燕王無所顧忌遂以起兵炳文景隆以數十萬之師敗亡相踵燕人長驅勢如破竹鐵鉉盛庸當創殘發潰之餘憑孤城集義旅血戰死守拒其咽喉而不安以偏師跳盪屢困燕王幾於鋒刃相接燕師所以乍前乍却迴翔燕齊之境江東猶得為共主者四年此二三臣之力也世言建文帝一意右文以故武臣迎降文臣死節由今觀之良然然其效死封疆及殞身行陣亦頗有可錄者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於人乎何尤

練子甯[illegible]觀黃魁卓敬陳迪陳性善彭與明劉伯完景昭侯泰郭任盧迥陳植景清茅大芳周璿胡閏高翔廖昇鄒瑾鄒朴

古者褒厲亡國抗節死義之臣所以敎忠勸後也成祖
憑其威强襲取大位戕殺忠臣備極慘酷辱及妻孥蔓
延宗族或身已死又加追戮快一朝之忿亡萬世之規
立國如此歷年如彼豈非幸耶練子寧雖非主謀首事
者苟少自委蛇即全身保族而甘蹈鼎鑊計不旋踵抑
何取義成仁若斯之勇決也夫國祚有關而翁而忠臣

義士名與天壤相敝文皇本殺諸人以鉗天下之口而後世之褒美諸臣者未嘗不詆斥文皇欲盖彌彰其亦非思耳矣

王叔英 王艮 高遜志 陳忠 周是修 石撰 程通 黃鉞 陳繼之 韓永龍 恭 葉福 張德明 戴德彝 程本立 曾鳳韶 王度 王彬 崇剛 魏 鄒 謝昇 甘森 丁志方 連楹 林英 董鏞 龔希賢 牛景先 黃彥清 巨敬 宋徵 樊士信 王良 姚善 陳彥回 葉惠仲 黃希范 蔡運 松江同知石允常 顧 伯璘 向朴 張彥方 鄭恕 鄭華 王省 陳思賢

明興禮賢勸士學者服儒衣稱先王人自振厲皆知忠孝節義之爲美矣迨於嗣王流風世篤帝雖在位日淺

而寬仁有餘嚮用儒生使人得以自盡是以革命之日人多樂爲之死其文學諫諍之臣可考者自王叔英以下若而人咸能從容慷慨捐生殉國自古易代之際忠臣義士未有其多若此者斯豈非崇儒興學之明效乎然志節如諸臣令其不嬰國難所建樹殆未可量而區區以一死成名培養之難而摧殘之酷傷哉

徐宗實　韓郁　高巍　高賢寧　程濟　周洪元　楊本　王璡　孫鎮

劉亭　周縉　龔詡　備稱　雲菴和尚　河西傭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王華山樵梁田玉等九人

昔武王伐紂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伯夷叔齊逃之首陽

之下孔子稱之曰君子不幸而遭改命易祚之時尚無社稷保衛之寄隱遁以決此亦孔子所謂賢也徐宗實韓郁高巍高賢寧諸人皆故君時能有所建白遜國之後或乞骸骨以歸或義不食其祿程濟王廷孫鎮孫亭等或放還或謫戍至於龔詡儲福以門卒戍軍有忠義之節下至沙門備保之流毀形易姓潔身高蹈者不可勝數此其人亦皆天理民彜動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而家庭骨肉之際推刃相戕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張紞王鈍嚴震直郁新董倫王景張智張紞宗

薛嵓尹昌隆

世傳建文諸臣事往往失真如所云燕師入京張紞即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考諸國史殊非事實要之建文時大臣皆太祖任用積年遴簡而遴之者其才能政績多可稱道使在平世不失爲賢公卿不幸遭罹國變隕宗湛族之下不死則降雖其屈節與輸誠歸欵者有間矣紞之一死尤爲可悲昌隆得禍之酷不減方練不死國難而死權臣有餘恨矣

張玉 子輔 軏 弟信　朱能　丘福　張武　陳珪　李濬　徐祥　譚淵 子忠　孟善 孫巖　張興　陳志　唐雲　陳賢　王友　王聰

火眞

太祖封燕王於北平委之精兵良馬府中將吏莫非天下豪傑猛將使之控北邊威絶漠也寧知一旦反戈南向而中朝莫有嬰其鋒者乎張玉朱能以下諸徹侯皆故燕山護衛與成祖爲股肱爪牙者得士如此羽翼已成而二三儒臣顧欲折箠笞之何可得也燕師出王輒在行間以故諸將功不甚著今以國史所錄參之兖辭頗有可紀者夫以張玉爲謀主而身鋒刃丘福爲元功而終隕沙場毋爲戎首不其然歟

張信房勝陳亨鄭亨徐理房寛劉才徐忠趙彝李

遠王忠郭亮陳旭吳成吳允誠李賢

靖難功臣封者降將居其半彼皆建文帝守土之臣燕師至輒以城降又為之盡力致死視南軍如仇敵亦獨何心也蓋建文帝不屑意武臣以致莫肯報效而燕王雄武人多樂為之用其或然歟若張信者首洩齊謀以成國變功首罪魁斯之謂矣開國功臣延世者一公兩侯其後給封四侯一伯八人而已而靖難諸侯伯與國存亡者十有八家又益之以定國公平江伯嗚呼豈非天哉

顧成宋晟劉榮鄭亨薛祿何福朱榮郭義金玉薛彬薛貴

邊臣貴久任自古而然觀頤成宋殷譔晋鎮邊最多者二十餘年少者十餘年彼視治其鎮如治其家綢繆規畫無所不盡而人主留意邊事雖在萬里之外聽疏往返一如處分家事欲邊境無治不可得也諸臣雖多以請難功顯卒能為國藩屏內修農戰外禦寇敵故令緣邊之民飲食作息晏然無烽燧之警與開國功臣比隆斯無愧矣

張輔李彬王通鎮文郴升梁銘琣子

南交在荒服之外不隸中國者三百餘年文皇帝赫然興師一舉而滅之既郡縣其地內屬者二紀忽為淪棄

本其成敗之故則皆將帥為之也張輔貪謀文武有大將材李彬雖達鬭綏懷之道未聞繼以王通之庸懦柳升之矜愎輕敵喪地固其理矣論者謂如沐晟故事令輔示鎮交州遷得二三良牧伯如黃福者撫循其民雖百黎利何能為變嗟乎諒哉

姚廣孝金忠郭資李友直李[illegible]

靖難諸武臣皆自起兵從實力戰行至於首贊密謀先機發縱姚廣孝一人而已自古智勝公孫詭在吳伍被之徒皆身為顯戮而廣孝遭遇成祖奧然為佐命元臣可不謂幸焉其請毋殺方孝孺使成祖能用其言則遜

國諸忠臣禍不至若是酷然而如廣孝者固方鐵諸所恥與並生者也金忠用日者進郭資輸欵最先李友直陰泄國事雖致身榮顯其始進何可道哉

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胡儼

解縉英年奏書疏通剴切可方漢之賈誼同直內閣者七人縉才最高片言安儲功在社稷橫罹讒酷竟夭天年命矣夫黃淮獻替有辭金幼孜篤誠一節胡儼長者質直有餘文學侍從之臣在帝左右此其選也廣也容容斯無足論矣

楊士奇楊榮楊溥

明初罷丞相事歸六部初以詞臣直內閣備顧問而已惟士奇榮以名世之才居密勿之地裁決大政沛乎有餘溥復繼之同心協德重為人主所倚毗由是閣臣事寄出尚書上駸駸有宰輔之職以三臣者皆相才能重其官故也仁宣朝及英宗初年海內宴然稱治平者此三臣之功然其器量各有所極故明代政治規模亦遂若是而止嗚呼觀三臣所由柄用及後衰耄至死三四十年間國家盛衰之故可以見矣

蹇義夏原吉

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稱其仁魏徵不死建成

而爲唐名臣稱首以其異時功烈甚鉅足自盖也若裴
義夏原吉皆建文時大臣而委身新朝忠藎匪懈歷事
嗣主德業彌隆並卓然有立於天下進退之際斯可無
議焉耳矣以二臣之才之器非久於其位不能立功非
將順委蛇亦不能久於其位遭時則然復何道哉

宋禮金純藺芳陳瑄

都燕而仰食江淮之粟海運險遠陸運煩勞非久便之
策自宋禮治北河導汶泗諸泉流瀦之高地以濟運陳
瑄治南河疏清江鑿呂梁以脫河淮之險由是江浙湖
湘之舟安流達於京師歲漕百萬充牣太倉至於今是

賴厥功偉矣漕渠之成創自會通而瞻子孫多賢世濟其業與明相終始以故平江之功尤著云

黃福周忱趙泰

黃尚書治交趾凡十九年周尚書治江南凡二十二年民服其教而懷其德有由然矣夫大吏得其人而民安之無取乎數更更之輒敗黃福不還交趾不棄非虛語也吳人之德周文襄數百年謳思弗絕當時廷臣猶從而齮齕之況其他乎福仁心爲質直道而行忱權略有餘不詭於正均之經國之良材羊杜之匹亞矣

永樂中部院大臣自蹇夏而外率碌碌無所建明茹瑺雖有長者聲鎣風輸欵選輭已甚至若陳瑛之慘刻呂震之佞忍吳中劉觀之貪縱李至剛鄭賜方賓之卑瑣斯所謂斗筲之徒無足算者而可以爲卿貳與方黃鐵練諸皆藎臣端士太祖所培植以輔後嗣者文皇帝屠戮頓盡至使立其朝者皆小人略無彌縫將順之益不然以帝之英明得賢臣爲之翊佐雖與永平貞觀比隆可也

師逵　古朴　趙羾　劉季箎瓚將廷　劉辰　向寶　王彰　儀智鄒子　陳壽　俞士吉　楊砥　薛均　湯宗

成祖天資雄武喜用材術之臣其倖也亦不免戮辱至於老成篤實之士不甚見將寵然卒能保其身名若卿遠古朴諸人皆一時賢者班於卿貳亦不過樹立大抵循循奉職邀寡過而已夫當芟除忠烈之後士大夫習爲醇謹以自完此亦世道之一變故夫士氣不可以不養也

郭璡 黃宗載 鄭誠 李敷 郭敦 張本 徐琦 李郁 柴車 鄭辰

魏源 賈諒 丁璿 凌晏如 張奇 曹翼 嚴本 呂升 仰瞻

仁宣總攬萬機英宗之初政由內閣六官率屬以承事又當隆平之朝謹守成憲以故六卿久於其位少所建

明然而操行純白流風篤厚文不足而質有餘有古良臣風烈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夫惟兆民可永思耳

顧佐邵玘陳勉嚴升熊槩葉春魯穆段民錢習禮吳訥吾紳章敝

、

太祖痛嫉贓私之吏用峻法繩之而成祖時大臣乃多貪污不檢宣宗患其然擢用一二清嚴剛鯁之士使操黜陟之權剔垢磨瑕而後其風一變若顧熊魯段諸君子豈非天挺正人澄清頹俗者哉錢吳文學有餘吾竟剔歷著績要皆清修直節不磷不淄為民坊表斯無愧矣

李時勉陳敬宗魏驥

李時勉直諫忤時瀕於九死晚任成均耿介彌甚失意奄人白頭荷校夫先王臨雍師而不尊爲道存也乘道亡師其何能國土木之禍有由來矣陳敬宗言規行矩執節不撓真能以道自重魏驥歷事五朝終始清白年登期頤爲國上瑞皆所云鉅人長德間世篤生者也

王直曾孫思敏遂榮胡濙

王直胡濙皆受知成祖歷累朝至景帝時爲篤老舊臣也先行成力主迎復可謂能持國是矣易儲議起乃無一言儼然受師保之位得無謂事勢已成非空言所

能動耶龔遂桀以一武夫抗言國體之死不悔可申讞論忠勇彌彰其視中朝大臣曾寒蟬之不若誠烈士矣哉

曾棨王英權謹沈度弟粲鄒濟陳仲完鄒緝徐善述周述弟孟簡陳濟王汝玉梁潛金問黎恬董子莊趙季通劉淳蕭用道楊黼金實林子環徐旭宋琮陳繼

成祖擢文學行誼之士輔導太子太孫以及諸王藩極一時之選仁宗宣宗雅好詞翰親禮儒臣以故英俊輩出若曾棨王英聲氣赫然公輔器也權謹用孝行顯沈度沈粲楷法有守鄒濟鄒緝雅正自將其餘徐善述周

述之徒皆質有其文彬彬焉春華而秋實矣諸人並以宮僚致貴顯而王汝玉梁潛周是橫罹冤酷金問圜土十年命之不猶人曷故哉

耿通周新陳諤戈謙虞謙戴綸林長懋羅汝敬陳祚陳循

直道之難行也遇英主且猶不免況其他乎成祖頗大度而耿通深言骨肉之際周新忤權者並至殺身宣宗外寛仁而內護前戴綸陳祚陳循振暴其短遂被僇辱仁宗之於陳諤曲意優容戈謙虞謙旋貶而旋悔從善如流幾於聖矣大抵人主之於諫臣加摧折焉則過彌

章而其人因以成名容而受之則適以成上之美君人者宜何取舍也

王驥蔣貴任禮趙安

明世文臣有武功致封爵者始王驥驥之雄畧寶冠一時惟是麓川遠在滇南撫勦一邊吏責耳而驥阿中人之意以興大師耗費無既爲東南患苦者十數年雖剖符開國而功不償過君子有餘譏焉蔣貴任禮趙安皆嘵嘵健將皆從王驥立功以取封爵蓋自是武臣之權寖衰矣

韓觀山雲蕭授吳亮衛青王瑜巫凱龔傑

蠻獠之性叛服不常利則攻剽困則走險其天性然也韓觀山雲蕭授吳亮以精强敏練之材久鎮南服芟鋤兇殘敉寧邊境厥功偉矣然觀也絕世雲等功多不侯好生惡殺將無天道然乎衛青勇以定亂王瑜忠以發姦巫凱冀傑守邊鎮靜千城爪牙茲其選矣

夏時應履平禹觀何源李禎蕭省身徐永達王琦高舉趙忠王喜林碩鄭珞陳璇蔡錫吳暘王公亮梁觀彭勗尤安禮陳士啓黃潤玉王哲謝宇嚴烜張翼唐舟陳憲吳昇周文王愷孫鼎

明初設布按二司準古岳牧之任秩比中朝卿貳黜陟

得自專成祖多選臺諫之賢而久次者爲之仁宗至書其姓名於門序朝夕省覽待之可謂重矣故一時監司多自刻厲爲功名風裁凜凜有足稱述廵撫設而方面之權輕保舉行而遜化之門啓吏治駸駸渝其職矣

方素易 劉叔㦤 劉敏 周原 芮麟 謝子襄 黃信中 陳永年 夏升 石啓宗 張宗璉 李驥 劉謙 黃子威 孫曹 陳本深 莫憲 徐鑑 周濟 魚侃 趙登 劉永衡 岳王昇 范希正 張需 葉宗行 劉孟雍 朱琦 許譽 史成祖 楊翰 宋忠 陳璉 貝秉彝 衛瑄 曾泉

有明一代循吏莫盛于文昭章三朝之間其見於實錄者歲不絕書而天下祠宮志乘亦班班多有其人不可

勝載其時朝廷清明考課平允親民之官率多久於其任倒九載考滿乃得遷部民乞留輒增秩賜金復還視事居官久者或至二十餘年其視民猶家人父子也欲不爲良吏得乎語曰三十輻共一轂夫欲天下之治平其必於守令加之意矣

鄧貢洪堪土鍔貢駿黃澤戴同吉沈周冒鼎孔友諒范濟張貢虞順蔣文尹崧高澤遇張顯等

國之將興言路先開明宣宗以前號稱極治考其時凡百官賤吏以至走卒編氓皆得上章言事一令不便一夫不獲輒自言於天子天子虛心採納欲不治得乎自

太祖定章奏格式禁絶繁冗而言事者惟指陳時政不暇旁摭遠引故其文辭不能如古之閎麗然而切直有餘矣鄧眞以下諸人事跡無可考就所建白亦足知其人之賢故彙次爲傳而同時言事者以類附見焉

汪河傅安趙秩陳誠李暹李琦孟吳賢湯鼎

明初遣譯之國東南盡海外西北極葱嶺可謂盛矣其時將命使臣皆在廷之選類能不辱君命若汪河傅安風節不減蘇武而趙秩陳誠諸人才辯亦亞陸彼奉天一之書伸威萬里不煩一兵而遐荒折服其功烈有足多者語稱得十良將不如得一賢使不其然哉

劉儁呂毅劉昱侯保馮貴陳洽李慶史安李宗昉陳鏞潘澄高士文

韓政李任等曹鼐張益鄺埜王佐丁鉉王永和鄧棨梁成等

明宣英之際號稱治安而南有黎利北有也先中朝大臣遂多死事交阯之變武臣喪師文臣殉難無可議者土木之變雖曰咎由宦豎然曹鼐鄺埜等備位公卿不能贊決機務一聽中人指揮可議孰甚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主辱臣死亦罔其分要其人有足傳者故敘次其行事而諸死難者以類附見焉

書西村集後

吾邑成弘以前少以文詞顯者惟史明古先生與雅通古今嘗議論爲文雄辨有體拔驥驥追古作者詩亦俊朗可誦集刻於嘉靖初凡八卷其未刻者尚多余從其家鈔得之共十二卷多於刻集可四倍雖未必篇篇可傳然高出邇近人遠甚亟宜全刻之以行世而其後人秘而不出者蓋有故焉自史辰伯譏僞造致身錄言其遠祖仲彬有從亡事而無識者或信之然明古集中從無一字稍涉及此其作曾祖澹遠府君彬仲行狀始終言稅長事作考友桂府君行狀明言三世相繼爲稅長

則仲彬固未嘗入仕而況從亡乎西村全集行則致身錄之僞不攻自破故以史氏子孫之多力足以刻此而不刻爲其害於從亡也以一時餙說而使其先人不朽之業錮廢不傳作僞之弊一至是哉余續修松陵文獻將於西村未刻集中多錄而廣布之庶令明古稱憾於泉下也

書金石文字記後

古金石刻不獨文詞之典雅字畫之工妙爲可愛玩而先賢事跡前代制度不詳於史者往往著見焉其有資於博聞多識不細矣而其爲物散在天地間日亡月少好古之士薈萃成書者十數家收之博而辨之精無若歐趙二錄歐錄之目千趙錄二千皆據其實有者籍記之他書循名泛列固不辨其存亡也亭林先師實甚好古遊轍所至旁搜博採彙成此書惟就碑刻現存及收得拓本者錄之得三百餘通其數少於歐趙而考論詳核不啻過之夫今之去宋僅五百餘年而十亡七八則

過此以往又當何如以彼古佚者爲可惜則其存而存者可不知寶重哉余夙有此好孜孜訪求所得有在茲編之外并歐趙所未錄者不忍使其無聞謹附載於後以見古碑之亡於通都大邑而留於荒村窮谷者尚多有之蒐羅裴輯無令泯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書杜詩錢箋後

牧齋學問閎博考據精詳家多秘書兼熟內典其箋杜也鈎稽奥義抉摘異聞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誠有功於少陵矣其斥舊注之病數條尤爲切當但錢氏求新太過亦時有此失如以黃河十月氷爲橫蓋之氷剡蘆子非紀塞之塞以煎膠續絃爲美餅愈疾以范叔歸秦爲欲去國忠以關張耿鄧爲自喻以前後三持節爲杜鴻漸種種曲解皆迂僻難通所謂目覩秋毫不能自見其睫也然文義小失猶無大害惟其自矜獨得所云鑿開鴻濛手洗日月者乃謂少陵大不滿於肅宗多

所譏切洗兵馬收京諸作皆刺詩鶴駕龍樓朱虛尚老兩宮警蹕一德興王文公賞從禹功介子稱稱無非譏諷此則傷敎害義之大者謬訛流傳或至壞人心術余故一一標出欲讀者毋昧其甘而忘其毒也

兵車行箋

詩中止言防河營田關西青海無一字及南征何必牽引南詔事耶且云國忠方貴盛不敢斥言故錯互其辭夫詩中巳明言武皇開邊不避天子而避權臣姧矣

塞蘆子箋

詩意以延州守備單弱恐思明躡從背地乘虛襲取故

思舊篇關係時之論邪

洗兵馬變

洗兵馬一詩乃初聞恢復之報不勝欣喜而作寧有譏合譏刺之理上皇初歸肅宗未失子道安得預探後事以責之詩人以忠厚爲本少陵一飯不忘君即貶謫後終其身無一言怨懟而錢氏乃謂其立朝之時即多隱刺之語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爲牧齋歟

天子之孝在乎安國家保宗社明皇既失天下肅宗起兵朔方收復兩京再造唐室其孝亦大矣晩節牽於婦寺省覲闊疎子道誠有未盡若謂其猜忌上皇并忌其

交之臣有意剪鋤則淡文炙移官夺卒上皇不樂容或
有之幾爲兵兇之言出自力士傳釋官片語乃撫以實
肅宗之罪至比之商臣楊廣論人當若是耶房琯雖負
重名而鮮實效喪師辱國門客受賕能相亦不爲過予
美論救閎是爲國惜賢雖蒙推問旋卽放免踰年乃謫
官不知坐何事今責其坐琯黨亦臆度之辭耳予美大
節在自拔賊中歸行在不在救房琯也錢氏直欲以此
爲杜一生氣節欲推高杜則極贊房因極贊房遂痛貶
帝明末黨人多依傍一二大老脫有失路慨言坐累人
故率遭貶謫怨誹其君無所不至此自門戶習氣杜公

心非如青天白日安有是哉以此推之牧齋而兼史筆三百年人物枉抑必多稱寃一炬有自來矣

問疑小注

靈武即位昔人雖有遺議子美既奔詣行宮備官禁近寧當矢口刺譏鶺鴒龍樓無過敘述奉養之事乃云援初詔以諷諭且不欲其成乎爲君然則必欲其歸帝位於上皇退就青宮而後可耶

杜鵑行箋

子美初入蜀聞杜鵑見石犀石筍偶作詩耳豈必牽合時事各有刺譏耶明皇遷居西內失意之狀亦力士傳

中云然耳宮禁事秘子美流落天末何從遽知之至尊現在而遂比之巳化之禽烏無禮孰甚此等曲說皆子美之罪人也

按上皇遷西內在是年七月子美以冬入蜀是春即聞杜鵑而作詩不待援後事以釋此詩也

寄韓諫議箋

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即張曲江王思禮未曾歎治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涉及蓋杜於五月拜官李即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即指韓今移之鄴侯有何

確據杜既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獨寓意於符離一篇且何所忌諱而廋辭隱語於迴中不見一姓氏耶若云詩中語非鄭俠不足當則韓既諫官而與杜善安知非歷從收京曾叅密議者耶錢氏歸其說於稚孟陽亦知其不的也

收京箋

收京是何等喜慶事爲臣子者乃於詩中包藏刺譏乎以靄灑爲悲痛則前詩所云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者又當作何解末章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忠愛之誠溢於言表則知不須而規之說謬矣

建都箋

詳味詩意似以建都爲非惜已在外不得諫諍耳箋乃云以分鎮爲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

房相公歸葬東都箋

詩中因用一德二字遂謂以伊尹之受戮況房琯之貶官穿鑿殊甚

諸將箋

主恩前後三持節定指嚴武鴻漸何有三持節之事乎軍令分明數舉杯亦非貶辭何必移之鴻漸耶

門求七祖禪箋

少陵於禪學原未研究南北頓漸宗旨何嘗有意斯經而錢氏便以此二語爲左袒南宗之誣穿鑿支離于矣所不受也

遣憂箋

箋引張曲江似是而非因亂離又甚則非祿山始叛言消息難真則非身在長安語氣此必代宗幸陝時作也

雜辨一

有言司馬遷采左氏傳其敘春秋列國事乃採之世本國語是大不然世本之書今不傳班固言其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隋書經籍志列於譜系篇其非紀事之書明矣國語止載諸名卿大夫論議敘事甚略今觀周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事實悉本內傳非國語所有所採唯論如伍子胥諫許越成里克諫申生伐皋落氏之類兩傳各有其辭率多舍外傳而錄內傳欲得言事據國語乎又有直錄左氏傳文至四五百言無少差異者至所祇君子曰

並左氏之辭又如天王狩於河陽趙盾弑其君論及晉法役非他書所有次矣年表言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則明言內傳而班固王通張守節司馬貞諸人並言史遷采据左氏考藝文志左氏傳自漢初已出於張蒼之家賈誼張敞猶嘗之皆脩習而爲之訓故非自劉歆撿秘書議立博士然後始行於代數以馬遷身爲太史紬金匱石室之藏而獨此之未見耶

雜辨二

咎復言史記誤宰我同田常作亂此因闞止亦字子我而誤使史左傳則無此失按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完世家並載闞止事悉錄左傳本文左傳子我卽闞止田完世家闞止作監止而云子我監止之宗人也小有異同要與宰予無涉至仲尼弟子傳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宗不知其言所自左傳子我乃簡公所寵田常忌而殺之非與田常作亂者田常弑君假令宰予預其謀則常方擅國予安得受誅且當時未有夷族之法可以徵其虛妄此必他書謬說史遷不擇而

誤採之非以不見左傳而誤也

彭大彭早住辨

按實錄書奔濠者爲彭早住龍飛紀略亦云趙君用彭祖住率餘黨奔濠州祖住卽早住也他書俱稱彭趙不著其名惟虞山錢氏羣雄事略斷以奔濠者爲彭大非早住

小明王事略內一條云奔濠者當爲彭大滁陽二事略內二條云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趙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幾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眙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亡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于與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

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二姓併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紀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附泗同據淮安君用仍併稱不置而早住襲其父之傳仍稱爲淮故元史乃從而記之也此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以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錢氏精於考證惟此論則未必然以弇滁者爲彭大全出懸揣別無明文可證據不過以實錄誤早住以併吞而亡在至元十四年而順帝紀誤早住據淮稱王在十七年遂以吞併而亡者爲彭大實錄從前所稱早住皆誤非篤論也假令元史明書彭大弇滁及與君用吞併而亡其後又書彭大之子早住則信如錢氏所云矣今惟起兵時一書老彭據淮時一書早住中間六七年事蹟淆不一及

何以懸定其父子存沒之早晚老彭與芝蔴李同起兵徐州破芝蔴李被殺安知老彭不與俱死而其子率餘衆奔濠何以決奔濠者必非早住元史載往徐州甚多疎略實錄及諸書所載則皆有先後次第可考據實錄則早住與君用在濠自相吞併而亡不應復有同據淮稱王之事此不與元史合者也據他書則早住與君用同奔濠稱王同屯泗州同據淮安早住死於淮龍鳳事蹟云芝蔴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專錢氏云早住不知所終亦誤君用後奔山東殺毛貴復爲續繼祖所殺此與元史合者也誠據元史以疑實錄但可駭吞併而亡一語爲失實不應反

疑前此奔濠稱王者爲非早住也假如錢氏言則老彭既爲君用所滅君用乃早住父仇勢不兩立而又與之同陷盱泗同據淮稱王此豈近於人情耶以龍鳳事蹟所書徵之則吞併之事或在淮安實錄誤書於在濠時致啓後人疑端耳大抵兵興擾攘之時記載紛錯不能無牴牾今作正史當擇其明白可據者從之不應舍實錄之大書特書而專用三百年後一人之臆說也故書奔濠事斷以實錄爲正

重刻致身錄辨

致身錄一書出於萬曆季年謂是史仲彬所撰敘從亡事甚悉然而此遜國諸書從無及仲彬姓名者宦閥事蹟多乖舛不合而好異喜新之士輒輕信之有上其書於朝者錢學士牧齋據與文定所撰墓表辨其必無者有十人乃知其爲僞書弘光時議褒䘏遜國諸臣彬亦在列科臣李耿碧復摘其四誣駁正之他若諸家多斥其虛誕而亡兄力田所著國史考異松陵文獻中辨之尤晰此書久絀不行邇年當事有意崇獎節義史氏之裔求以仲彬祀鄉賢復刻此書行世余反覆觀之本書

紕漏未經摘發者尚多而今刻所增扯乃從公爲欺誕不得不置爲之辨就本書言之未論從仄虛實卽其入仕始末非謬者有四一曰出身之無徵也錄言仲彬於讓皇嗣位之年以明經廷試明初有薦舉有歲貢考選徐二志此兩途中並無仲彬姓名若以罣除故不載則蕭潭徐世英會堅具列科貢中何獨於仲彬而遺之又稱試四書疑一道註云吏部尚書張紘監試考列卿表洪武建文時尚書無張紘若以爲張紞則是年十二月茹瑺免尚書紞以雲南布政使擢任不應十一月開先監試也又云彬家藏儀禮十八篇御史劉有年上之於

劉鶚彬明經劉有年上儀禮事見成祖實錄今乃移之建文時而以爲彬家所藏邪至言高皇帝常命主政戶部訪治道稱旨則益荒誕不足辨矣二曰官爵之不倫也錄云廷試後授翰林院侍書秩正九品建文二年五月改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考之諸書是年六月丙午始置各王府官屬賓輔二員正三品伴彬安得於五月先改官且有何奇績而自九品驟陞三品亦無以三品下兼九品之職新誌復添直文淵閣四字益復不經其時徐王止十二歲甚幼未必設官屬誌中所云徐王陵墓則太祖馬后父也迥不相涉又云四年三月日授翰

林院侍讀學士侍讀學士正五品以三品改五品是降也非陞也且二年八月已改講讀學士為文學博士方孝孺正爲其官仲彬何人遂與孝孺比得且何獨其銜仍稱侍讀學士耶考雷禮列卿表王世貞翰林表兆文中講讀學士止有高巽志方孝孺而黃倫張任之徐迎無人作此錄者徒欲大仲彬之官以覬厚酬而不考官制聽出任意遷改且不知館閣要職銜稱斷然非如九品侍書漫無稽考也此錄徒刻仲彬官職加尊觀牧齋考中有獨不知故翰林侍讀非使前對之語則知牧齋所見之本官止侍書而賓輔而學士則後刻漸加大之

官由自除則亦何所不可乎三曰敕命之失體也錄誠三年十一月皇少子生京官三年考滿者一百五十三人仲彬頌爲帝親撰制詞發中書科謄寫夫覃恩敕命皆出詞臣代言安有天子親撰之理制詞無庸不必言尤舛錯者官爲三品之資轍而階止六品之承德郎且已身與父母同爲一敕明制惟武官則然文官雖八九品無不分爲二敕者安有三品而止一敕之理作錄者既思欺世曷不略考明朝國故而在在納敗闕乎四曰宦績之全虛也仲彬既爲禁近之臣在帝左右豈無建白設施獨自表見者今徒勦襲他事傅會已事而事事

不實因司業張智祭闕里遂言彬祭衡山然祭告山川不遣九品官也因西村集有尹昌隆傳遂言廷斥昌隆爲奸黨然昌隆請讓位必在燕師渡淮危迫之秋元年七月燕王舉兵未久聲勢尚微詎有此請而煩廷斥也見嚴震直傳中有督餉山東之語則言彬爲之副而不知震直建文中致事見於列卿紀初無督餉之事也壓盛庸智耶稱班得絳死事之烈不知夾河之戰在北平不在山東也因魏冕請誅徐增壽則言彬與同請然同請者鄒瑾也非彬也改官制有劉亨之疏今鈔撮其語以爲彬疏之批答均江浙賦出自明詔而以爲彬所建

白固守京城孝孺持議而以爲彬獨見之如小兒學語如村夫說朝報影響剽竊曾不能於諸書之外別述一事別敘一人爲有身立其朝目覩其事而詳略若此者乎即此四謬仲彬未嘗入仕斷斷無疑前人所排者專在從亾不暇論此今以本錄及蕭表行狀反覆參較則知仲彬實一稅長耳入仕尚虛何有於從亾襲墨出亾尚在疑信之間而何有於仲彬之從亾此可不攻而自破矣至於新刻之錄尤誕妄者有三一曰矯造制詞也史氏輙稱仲彬爲忠獻公謚從彬附弘光中贈謚也繼知其實未贈謚則改而用襲墨之邮典僞撰一文冠

於錄首据云遜荒之二十六年在蜀峨眉聞仲彬死愴然揮淚思所以易其名者詞之蕪陋倍於前故方是時帝已着袈裟遁山谷匿影畏人而猶儼然帝制自爲發綸言以修易名之典豈猶然匿山碉州一小朝廷行事耶且也吳蜀數千里誰爲報赴制書之來誰爲齎捧據錄末史彬所述父歿後師絶無音耗至九年師復來悲先君之亾僉米言先聞其死先賜之謚設有此文原錄何以不載則知此僞復是斯新造作制而可僞詭不可矯若夫竊朱人之詩詞爲帝詩詞又其餘事矣一曰擅改表狀也明古行狀直敘平生文定据以作表止一

勸儉有為之稅長耳無溢美無枝辭作偽者惡其害己也輒改成刻於表中添其他隱德奇節未易殫述十字以為從亾地又於家世隱居力本句删去隱居二字改處士為贈公以為入仕地人有持文定刻集詰之者則又偽造明古與文定札請削去隱德奇節語夫此一語豈足貽家門之禍而必求削去耶已刻之表尚可改木刻之札其可信耶行狀中追興調發是建文時事近至洪熙初皆彬為稅長之日今於治水諸使上添洪武之世四字欲與仕建文朝不相妨然行狀又敘洪熙後詔除戶絕田他稅長莫敢報府君獨曰天子德意吾豈

可懼禍殃民衆皆從之得減稅若干則故稅長事也復刪去吾輩字及衆皆從之以掩其迹正如訟者情虛則關通吏胥於文案緊要處沺添一二語以圖掩覆一經發覺其罪滋彰作僞心勞益謂此耳一曰僞撰序文也此錄初出託言焦太史所授序文前兩收齋已斥其必非焦作矣今刻乃截序文跋語三十餘首文人好奇節義事更樂爲表揚史氏文着於干請固多應之者而僞撰亦不少即如關忠毅公一序文氣卑靡決非忠毅筆至言犄角歸來則公以天啟三年奉命按楚便道過家丁外艱乃不之官並未落職也公之孫藏公遺集戔字

不遺並無此序誑從亾事可以欺遠而不可以欺近吾邑人人知其不實史氏倚公重名輒相假託而不知措詞之謬也他如李本寧張天如等敘皆未必眞其史晉江敘稱從孫閫異遊遠尊卑澗絕縱聯宗妄得有此稱耶朱白民跋稱採入書法中今書法中何嘗及仲彬一字俞彥跋言史氏先已板行近浙西翻刻頗多點綴殆子蟾所云野人得鹿轉入官庖者耳譏其添改初本而刻者不覺也事跡果眞卽無序不害不眞雖百序無益而假託奚爲哉此四謬三妄或顯而易見或隱而難知然以國史家集驗之如燭照鏡懸而世人略不加考徒

信一家緣飾之言雷同附和以譌傳譌遂至祭志乘厠祀典誠恐流傳信史貽誤後世故歷詶前人之緒言續加駁正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從亾客問

客問於濳子曰子辨致身錄有諸曰有之客曰偽跋矣事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子乃昔排從亾得無傷厚歟曰僕雖不肖亦嘗有意發濳表微山陬海澨有一奇節懿行猶思表章況近在梓里而不樂稱述歟祇以實無其事未敢附和耳客曰錄中敘述娓娓夫豈盡虛曰虛也言乎其地則黃溪非隱帝之所言乎其時則糧長無訪主之日言乎事跡則鬼門神變之荒忽無稽言乎官爵則王艮蔡運牛景先錯之外錯不合且行狀作於百年之前錄出於百年之後何孫不言而九世孫言之無是

理也曰行狀之不載以避禍也曰自永樂十四年下覽大之詔仁宗以後從無究理姦黨之事況孝懲之世乎縱不敘從亾事迹獨不可隱約其辭使忠孝大節略存梗槩乎縱沒其節義而存其出身官爵豈亦足以致禍而併削之乎近日仕於弘光隆武者子孫皆諱其官爵乎狀旣不言則仲彬固未嘗入仕未嘗入仕則從亾有無不待辨矣譬如以至寶示人人必辨其真僞惟有僞者故眞者益足貴世未有明知其僞而故收之者也何獨於節義不問眞僞耶曰然則仲彬止一糧長已乎若無從亾之事而何以被訐死獄也曰仲彬終身爲糧長

見於明古之濤遠府君行狀史氏世爲糧長見於明古之文椿府君行狀而明古之曾孫龍潞作其考南湖行狀亦言與家祠弟子員自先大父始入仕自先君始其先人不讓而後裔焉得諱之明初糧長僉求里戶事權不輕非有才略信行者不勝其任仲彬爲人大約剛果任事不畏强禦者少而任俠長而恭儉出其才略治田理稅綽有餘裕條陳利病除荒減稅有德於人故家富而子孫繁盛然强直自遂人亦怨之故結仇興訟所云誣府君不法事必非從亾也故爲從亾而云所告事無纖毫實則是從亾事無纖毫實明古且自辨之矣何怪

他人哉前輩樸誠不似後人巧僞祖先之美有則稱之無則已焉設使仲彬有如此奇節而明古隱諱不言使作表者無由稱述且并其官不書是則仲彬之節不沒於勉庵而沒於明古仲彬之節不倒於太宗而倒於明古明古尚得爲人哉爲此錄者欲以表仲彬之忠而不知陷明古於大不孝其亦弗思耳矣答曰然則建文帝出亾之事豈亦全虛歟設未嘗往遯彬家而何以遐區留詩遺跡班班也曰讓皇行遯雖在疑信之間而揆情度理容或有之亾兒力田潛閫史考異言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遯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以谷應泰之言胡

毀之使僧游洽之獄三者證之而以從地道出之說爲
不可信所見最核想以爲讓皇即爲僧出亡而剃髮披
衣之事非朝士所能科辨搢紳改裝周旋左右安能不
露形迹必如今言所記游洽爲之削髮而遣其從亡行
旅爲近之其行也必從閩道黃溪正當孔路衍傳旁午
讓皇必不由之仲彬家非潭府甲第與言詭服之衆信
宿猶難何能淹留兩月旣去滇黔自當一往不返寧有
再至三至之理所云家額人罕得見旣無題識孰辨僞
眞新刻中所載二詩一詞則宋人過吳江題釣雪亭之
作於彬家何與但以無名氏而移之於帝然其志哉在

姜夔林外之前詩可誣也至言仲彬三徑滇南尤爲荒誕據行狀則課耕督稅無一日閒錄尾又有仇家十七訟之說是則治田對簿日不暇給安能遠行尚耶動經年歲耶以今準古桑海遺民往往喜談節義仲彬素有俠氣述文遺臣間一往來賓援不急理或有之至於譏皇數至其家仲彬數往衙謁則斷斷必無也答曰收齋致身錄考信辨於史氏有鳴冤錄復辨收齋所辨皆見之乎曰亦付補目詩其辨第一條即以所添隱德奇節一語爲解餘率類是大約避辭抵飾無一條能就事剖析者其大指則詆收齋爲小人極口謾罵謂從而知之

者皆小人之徒欲以箝天下之口夫收齋雖大節有虧然其學問之宏博考據之精詳亦豈易及安得以人廢言彼所詆投身魏閹收齋固不受其阿馬阮事二姓則誠有之然致身錄考據在初學集刻於崇禎朝其時居然領袖清流未為小人也集中表揚節義之文不一而足於仲彬何嫌而故加排擊耶且李給諫映碧亦嘗具疏摘錄中四誣沮其贈卹矣映碧未嘗阿馬阮事二姓固皭然無滓之君子也從收齋者為小人從映碧者將不得為君子乎其言謗從亾者得禍意有所指然禍患之來正人不免仲彬固亦死於獄者豈亦謗從亾而致

然耶兩人以理不明以蜀鳴冤之錄未刻如刻則當一一辨之然有以知其不刻何者錢理勝而史辭枝欲益彌章也客曰予雖辨之力然鄉賢已行固有諸生公呈邑紳亦有列名者諸臺莫不俞允予獨出此辨不慮違衆乎曰近來公呈豈必出於公議但結納一二爲首者餘代署名不必相聞也若余同年亦列名則余有書規之已無及矣褒忠錄節自是諸臺盛心政事旁繁何暇詳考但謂鄉評允協則從而行之不虞其共爲欺罔也僕亦知言之無補但欲存此一綫清議於天壤間冀異日有所考正焉耳知我罪我所不敢辭答乃謝曰向者

積疑今乃曠若發蒙信乎子之辨爲不得已也謝撰說

退